

試身

「小丸子爺爺那天來得不巧，因為店裏面已經有好幾個六位數。你知道，我們跑數不能指望街客，而熟客又分為五位數和六位數。見到六位數當然要MARK實，然而那天同時間竟來了這麼多，簡直像是大班飯局似的，MARK也MARK不完。於是經理就下令說，別管那老頭。」

「其實就算不說也沒人會管，問題是我被他抓住了。『你們有沒有深綠色的恤衫……』小丸子爺爺問。經理便走來。『Patrick，Serve客。』我就對小丸子爺爺說：『十分抱歉，今日本店繁忙，請稍等。』他聽罷，好像很不開心似的點了點頭。我就不再理他。」

「那天不知為何，六位數來完又走，走完又來，等到全部招呼完，已經過了兩小時。見小丸子爺爺還在，我就去招呼他。」

「他已經選好一堆衣服，我記得很清楚：十三件恤衫，八條褲，五件襪。穿起其中一套，自試身室出來，他一一如以往開始問：『你覺得怎樣……』我說：『這剪裁很適合你。』

這話其實他已聽過一萬次，但他還是點頭，又問我深綠色會否合襯些。我問他何不試試看。他把恤衫拼在身上，說從小就喜愛綠色，因為綠色代表世界和平。他問我為何綠色代表世界和平，我說我不知道，正如我不知道為何超人要穿紅色內褲穿在外面。他就說自己很喜歡超級英雄，小時候常常一個人在家看。我說，但這年頭大多超級英雄，連隻蟻都要做英雄，可能將來還會有空氣英雄。」

「我就這樣一邊疊衣服一邊跟他胡講，大概聊了半小時吧，直至他無法把話題繼續下去，就說：『我的衣服呢？』我看看左看看右，才想起聊着聊着已不小心全部疊好放回原處。『請再光臨。』我對他說。他搖頭，又去把衣服逐件拿回來。『麻煩結帳。』我才驚醒。那是本店史上第一次有七位數，而且他用的是黑卡。」

「不用說這筆帳是我的。我像部錄音機似的對他不斷重複『請再光臨』，他還是那樣，不開心，點點頭。之後他就一直再沒有回來。」

片尾曲

克洋

fb.me/hakyeung2018

逢周四、日見報



燃

今天拾字君想說說「燃」。關於「燃」字，《說文解字》說得簡單而直接：「燃，燒也。」燃字原本沒有火字旁，左上角是「肉」的變體，右上是「犬」，下面是「火」——火烤狗肉，後來人們為了區分，才加上了火字旁。隨着時代發展，「燃」和其他漢字一樣，所表示的意義也在與時並進。內地網民開始用「燃」字表示「令人熱血沸騰的感覺」，而在無邊界的網絡世界，這種用法很快流行起來，香港也逐漸有人開始使用。拾字君這個星期看了一場很「燃」的電影——史提芬·史匹堡導演的《挑戰者一號》！

這是一部毫不誇張，名副其實「風靡全球」的電影，網上對電影的評論可謂鋪天蓋地，拾字君就不再多言。在影片尾聲，劇中角色喊出那句日文之時（為避免劇透，寫得稍微含糊，看過的人自然心領神會），不但拾字君本人被徹底點燃，整個電影院內都同時響起歡呼和掌聲——「燃爆！」香港的電影觀眾一向素質比較高，拾字君看了那麼多電影，觀眾基本上

都是安靜的、禮貌的、克制的。當然在影片搞笑之處會哈哈大笑，在催淚之處會有唏噓之聲，但這樣在情節進行過程中鼓掌歡呼的，還真的是第一次經歷，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感動。

無論是看電影，還是看書，「燃」都是一種難得的超凡體驗：情緒亢奮，鬥志昂揚，全身上下充滿了動力，或是想要成就一番事業，或是面對邪惡挺身而出，或是為了夢想奮不顧身，或是為了愛情「生命自由皆可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雖然，這種情緒通常延續不了多久，但在平淡和機械的都市生活中，有這樣短暫的亢奮，已經足以讓人銘記。

「燃」是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的一刻，感受到自己真正「活着」的一刻。願我們的生命，多一些「燃」的瞬間。

字裏人間

拾字君

逢周日見報



巴黎現代主義大樓

現代藝術的概念寬泛，種類龐雜，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前來巴黎的展覽中，除了畢加索、達利的經典畫作，安迪·華荷的普普藝術海報，愛森斯坦的電影片段，甚至位於紐約曼哈頓的聯合國總部大樓模型，也作為戰後現代主義建築的傑出代表而陳列其中。

在巴黎市中心也有一座通體黑色的摩天大樓。站在艾菲爾鐵塔上，或者城市的主要幹道，都無法擺脫它突兀的存在。據說，這棟位於蒙巴納斯的大廈是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在一九七〇年訪問美國後，受到當地現代主義樓群的感染而支持投資興建的。二百一十米的高度至今仍是法國的最高建築。大廈的主體為辦公場所，底層則是一個巨型購物中心。在巴黎幽雅別緻的街巷叢中，這棟大樓周圍永遠顯得繁忙而凌亂。

現代主義建築崇尚簡約統一，主張消除裝飾和個性的國際式風格，多用於公司機構，因適應了二戰後高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建設而成為主流風格。可惜，在巴黎市中心樓高不超過三十七米的古典建築群中，蒙巴納斯大廈破壞了「十九世紀完美的天際線」。自啓用之後，它常年穩居全球十大最醜建築之列。

正是在蒙巴納斯大廈的「警示」下，除了水管外露的蓬皮杜藝術中心和羅浮宮門前的玻璃金字塔，巴黎近年沒再允許出現任何「反傳統」的大膽建築。那些迫於經濟需要而建設的辦公樓，也全部集中在西郊的商務區拉德芳斯。

巴黎人流傳一句話，蒙巴納斯大樓頂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視野，因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見那棟大樓的地方。這句玩笑的「原版」其實來自莫泊桑。艾菲爾鐵塔建成後，曾堅決持反對意見的莫泊桑卻坐在塔上喝咖啡，他解釋說，「這是巴黎唯一處不是非得看見鐵塔的地方。」

花世

步瀟瀟

henrydine7473@gmail.com

逢周日見報



反思災難影像

鉛字肖像

楊騏

逢周一、三、日見報



攝影師，為的就是要借這位名攝影師的鏡頭，來給這場越來越失去民心的戰爭挽回一些正面的印象。後來，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地攝影已經在戰爭中享有了一席之地。

但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是，這些攝影紀錄存在意義應是讓公眾知悉戰爭的深重代價，並由此提高反戰意識，然而在達成這一功能性目標的過程中，戰地攝影記錄的角色地位並非那麼重要。人們對當時戰爭傷亡慘重程度的了解，多半不是來自戰地前線的照片，而是歸因於藝術家的繪圖以及記者的報道。

非洲奴隸史的研究者里歐·利瓦克（Leon Litwack）曾在他的著作《庇廕之外》（Without Sanctuary: Lynching Photography in America）中收錄大量於一八九〇年至一九四〇年間所拍攝的美國小鎮黑人居民慘遭酷刑的照片，並於二〇〇〇年在紐約

舉辦了攝影展，照片中的黑人被閹割、吊死、燒屍……其殘忍程度令人「難以想像事件全盤的恐怖」。

利瓦克在書中詳細寫道：「有人說這次展出的兇暴展品只是投偷窺者所好，只是不停地提供黑人受害的影像。這是一段不容易被吸納與同化的痛史。這些頁面上的影像被視為是野蠻的、喪心病狂的，超越了理性的範疇。這些照片正重新定義什麼是「難以置信」，甚至令我們的腦筋麻木。但是我們必須重新檢視這些照片以設法理解：正常男女如何於生活中容忍、參與以及維護這種暴行？」

以攝影記錄下來的世界各地的悲慘和不公平的龐大庫存，讓大眾對暴行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也使得暴力恐怖現象變得更普遍了，使它們看起來熟悉、遙遠、不可避免，變得就像一張照片一樣普通。

霍金與劍橋大學

的殿堂——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呢！就在這裏，湯臣（JJ Thomson）發現了電子（electron），由此而孕育了物理化學（Physical Chemistry）。就在這裏，Watson 和 Crick 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從而奠定了現代生物科技、基因工程學及藥物學的誕生。

卡文迪許實驗室共出了二十九位諾貝爾獎得主，成就差不多是空前。它也是羅富齊去年九月到訪劍橋大學的原因

念黃頁的舊

之間沒有多少商業與架構上的關聯。黃頁，成為了國際間的一個符號。

作為一個符號的黃頁，成為了不少創作的參照點。例如，當代墨西哥概念藝術家歐洛斯科（Gabriel Orozco）便在一九九二年於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了一幅畫作《瑪利亞，瑪利亞，瑪利亞》，此畫就是摹繪黃頁電話簿上列有「瑪利亞」名字的一頁。歐洛斯科擅長於重塑現成物的形態，以探討有關「目的性」的主題，而以摹繪黃頁指出的「無用之用」尤其有趣。

想念黃頁，於是我上網一查，才發現，原來這一年，將會是香港出版本地黃頁印刷本的最後一年。據說，在二〇〇七年，比爾·蓋茲已斷言五十歲之下的年齡族群近乎

巷陌

誠還是更名，翁氏一門選擇了後者。所謂後人有記，「諸子傳流分六姓，兄弟北各西東。枝分南北東西省，六姓原來是一宗。」

那隻小狗忽然狂吠起來，你索性背過身去。抬頭處也是四字，「汝南衍派」。你也知道，汝南，指這一戶人家的根脈，遠在古代中原那汝水之南……

「你」，是這些天來，騎着摩托載我於泉州小巷穿梭，「新講古人」的志願者，小萍的老師李以健。除去「新講古人」授課老師，以健也還另有身份，音樂人、茶行老闆、傳統食品店老闆。他的小食品店「十八芝」，就開在泉州開元寺外西街的一條岔巷裏。

以健祖上也不是本地人，唐時下福州，上世紀四十年代，他爺爺騎高頭大馬奶奶坐

沒有一個會使用黃頁，想不到十年之後，才發展到我們的本地停產，而我明明記得，早在二十多年前，那一本家中的黃頁，已長期壓在電話底下，沒有翻閱、沒有更新。

但，黃頁的無用之用，還是成為了記憶的美，它曾經是一個時代的搜尋力，代表着一種時刻可以聯絡得上「對方」的可能性，就像歐洛斯科的《瑪》，一頁的瑪利亞，代表着尋見心目中的瑪利亞之可能，尋見與否是後話，那「可能」本身，是一種美。

甲蟲滾球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五、日見報



花轎，一路躲兵避賢來到泉州。

靜水深流，上千年來不曾入眠，家家有堂號，戶戶供神明，一戶一戶萍聚而來，比鄰而居，居成了迷宮一樣，我們眼前的泉州古城，一座世界遺產般的小巷王國。

那天接到我電話時，以健正要去這條名馬販巷的小店請香，請宋代就以製香為業，蒲姓人家自製的一款古香。小狗是一位剛剛誕了子的母親。年輕的母親明白孩子無礙時，它靜穆地於巷口望望以健，偶爾，也望望古巷盡頭的天空。

物像

熊鶯

941886812@qq.com

逢周日見報



西遊·生命之旅

香港有不少慈善機構，平常都在進行各類救弱扶貧、應急援助的活動。好些機構深受市民愛戴，令其聲名顯赫。有些機構默默無聞，名不經傳，但卻同樣做着各種有利普羅大眾的項目，值得表揚。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簡稱「華永會」，主要為香港永久居住並有華人血統的居民及其親屬提供各類墓地、龕位及撒放骨灰的服務。我們在清明節或重陽節前往掃墓的香港仔、荃灣、柴灣及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就是由「華永會」負責營運及管理維修。有趣的是，「華永會」除了執行該等與死者有關的事務，同時亦定期贊助其他本地非牟利機構舉行生命教育活動，實行「從死看生」。

前兩天我在饒宗頤文化館出席了《西遊·生命之旅》的開幕式，該活動就是由「華永會」贊助聖公會聖匠堂主辦的項目。說也奇怪，贊助機構、主辦單位和活動場地，性質都風馬牛不相及。聖匠堂明顯是一個附屬基督教的組織；饒館一向予人較濃烈的儒家及佛學氣息；「華永會」則沒有特定宗教背景，正是人皆普及，照顧眾生。三個機構結合一起，原來是希望以中國文學名著為藍本，製作成一個結合藝術元素的生命教育推廣項目，尤其以年輕人為目標對象。

選擇以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作為該活動的主體，因為該小說曾多次被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可說是無人不知，不論讀者或觀眾對《西遊記》都有一定程度的

認識，並已有認知框架。主辦單位就是想突破這些既定框架，為公眾帶來全新的解讀角度，讓讀者有一份嶄新觀感——原來傳統小說亦可從生命教育的角度來欣賞。

整個活動從現在舉行至本月二十一日，除星期一之外，每天都有藝術裝置展覽，逢星期六及日更有不同主題的講座及創意工作坊，而且全部免費。不論文學、設計或藝術的愛好者，亦都不容錯過。

文藝中年

輕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日見報



五個人吃飯，協議每人叫一樣菜，朋友說：來個「勁啲」的，東坡肉！

會幾何時，東坡肉也變成「勁啲」了！七八十年代，筆者還在內地時，吃單位食堂，每月四張肉票，可以有四餐吃上一小碟豬肉，肥的居多。那年頭，瘦肉也精貴，肥肉雖然粗俗一點，但缺油少葷的年代，肥肉也是罕見的。那時怎敢夢想有一天能舒舒服服吃上一碗東坡肉！

現在吃東坡肉，變成是一件需要有點勇氣的事了。在很多不明不白的食物都被不明不白地加進各種有害無機物的今天，一碗東坡肉，如果可以保證是地道的「東坡肉」，那已經算是挺理想的了。

街市的生薑，一塊塊比手掌大，粟米和大豆都是轉基因種子種出來，農作物裏有多少生長激素、化肥和農藥，現在還有誰去計較了？即使有人計較，除非你自己去種，否則還不是要從街市上買回來？

最近回鄉，鄉下的飲食習慣也迅速改變中，日常生活更講究，鮑參翅都不是稀罕物了，中小城市也不再營養不良的現象。實際上，他們見到東坡肉，可能大家也都要搖頭了。一方面營養過剩，另一方面營養可疑。可疑的營養過剩，倒是不可疑的營養沒地方找，這是這時代悲哀的事情之一。

想起這些，吃什麼都沒滋味，什麼都想有滋味，只好什麼都不想，只管吃，如此胡混下去。

飲茶集

斯人

逢周四、日見報



現代生物學以至醫學的基石。

在 Whipple Museum Of History Of Science（亦是卡文迪許實驗室的前身），看見了劍橋大學的學者及工程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創造的電子顯微鏡及旁邊的DNA模型，我只感覺到劍橋大學的偉大。自由開放的土壤才能孕育偉大的思想及發明。劍橋大學歷八百年而不衰，繼續叱咤科學研究，定必有因！

酒看人生

羅富齊

rothschild388@gmail.com

逢周六、日見報

